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張文祥刺馬案 第十八回 馬心儀白晝宣淫 張文祥長街遇俠

話說柳無非眼望著馬心儀笑嘻嘻的向他打了一躬，說道：「好妹妹，你真想死我了。」柳無非嚇得心裡一跳，正待掙扎起來，無奈在醉了酒的時候，身體不由自主。馬心儀來得真快，只一霎眼工夫，已被摟抱入懷。柳無非身體既不能動，惟有打算張口叫六姨太太來。不張口倒也罷了，口才張開，隨即就被塞進一件又軟又滑的東西來，只塞滿了一口，不能出聲。動不能動，喊不能喊，掙扎又無氣力。此時的柳無非，除了聽憑馬心儀為所欲為外，簡直是一籌莫展，因此柳無非遂被馬心儀玷污了。馬心儀最會在婦人跟前做工夫，柳無非一落他的圈套，便覺得他是個多情多義的人。大凡婦人一被虛榮心衝動，「操守」兩個字是不當一回事的，只有如何才能滿足自己的慾望，倒是馬心儀還存了幾分畏懼鄭時的心思，明知道鄭時有殺柳無非的事，因恐怕對柳無非說出來，柳無非不能忍耐，在鄭時跟前露出形跡來。鄭時機智過人，必能看出其中毛病。萬一因這奸情事，彼此弄決裂了，鄭時不是好對付的。此時的馬心儀心目中，只覺得鄭時可怕，以為張文祥不過一勇之夫，不足為慮的。幸虧馬心儀不把張文祥放在心上，方有以後驚天動地的事鬧出來。若馬心儀將張文祥和鄭時一般看待，那就難免沉海底了。這是題外之文，不去敘他。且說馬心儀既誘姦了柳無非，就每日教六姨太太借故將柳無非接到上房裡來，以滿足雙方的獸欲。鄭時雖也是一個好色之徒，然尚顧體面，不似馬心儀這般不擇人不擇時不擇地，公然白晝行淫。鄭時自進巡撫部署院後，每日除了同張文祥去外面閒逛些時外，總是獨自坐在西花廳裡看書。白天非有事故，並不和柳無非在一塊兒廝混。也不是鄭時對柳無非的愛情減少了，不願意親密。一則因已成了眷屬，自以為夫妻是天長地久的，不必和露水夫妻一般的如膠似漆。二則因柳無儀與柳無非不曾離開過，姊妹的感情厚，歡喜時刻在一處笑談。並且馬心儀的六姨太太和春喜也不斷的到柳無非房中來，自覺坐在一塊兒不方便。加以鄭時喜讀書，日常手不釋卷，夫妻在一間房裡坐著，總不免有些分心，不如獨自在花廳裡的清靜些。因此六姨太太每日來引誘柳無非到秘室去行淫的事，鄭時絲毫沒有察覺。

馬心儀的慾望若是容易滿足的，便不至有了六個姨太太，又弄上了春喜，還要想方設法的鑄奸柳無非。即是個逞慾無厭的人，初與柳無非成奸的時候，似乎很滿足，及至每日歡會，經過若干度之後，趣味就漸漸的減少了，一縷情絲，又不知不覺的繞到柳無儀身上去了。尋常愛情專一的女子，醋心也非常濃重。和馬心儀鬼混的這些婦女，既無所謂愛情，便也沒有甚麼醋勁，並巴不得多拖幾個人同下渾水，免得人家獨為君子。

柳無儀從小就異常服從柳無非，有時他母親叫她做甚麼事，反不如柳無非說的，一些兒不敢違背。就是在船上與張文祥成親的事，柳無儀因張文祥的年齡比自己大過一倍，又是一個武人，沒一些溫柔文雅之氣，原不甚情願的。只為柳無非已與鄭時發生了夫妻的情感，鄭時恐怕張文祥不高興，也是竭力想把張文祥拉下渾水，教柳無非勸柳無儀與張文祥成親。柳無儀服從慣了，不敢說出不情願的話來，張文祥一般的是服從鄭時的人，遂由雙方生拉活扯的成了眷屬，然這般成親的夫妻，自表面上看去，好像是經過一番患難的，可以稱得是一段美滿姻緣，其實夫妻各有各的情願。加之張文祥是個鐵錚錚的漢子，早晚必鍛鍊身體，終年無間，對於女色，雖不說視如毒蛇猛獸，但是存心要留著這有用的身體，好待將來做一番事業，是絕對不肯在婦人身上銷磨豪氣的。因此柳無儀空得了一個嫁人的名，夫妻之樂領略得極少。心裡早就有些怨恨柳無非，不該拿她當送禮的人情。柳無非這回引誘她上馬心儀的圈套也和六姨太太引誘她一般的做作。柳無儀一旦嘗著了這滋味，對張文祥更加冷淡了。

張文祥那裡拿他的行為言語放在心上。儘管柳無儀冷淡，他只是不覺得。倒是鄭時看出柳無儀不親熱張文祥的神氣來了，背地裡勸張文祥道：「我知道三弟把工夫看得認真，不肯在女色上糟蹋了身體。不過少年夫妻，實在不有過於疏淡。你要知道，你是練工夫的人，越是不近女色越好。三弟媳不是練工夫的，又在情慾正濃的時候，何能和你一樣呢？」張文祥聽了，從容問道：「二哥這話怎麼說起來的，難道無儀對二嫂說了甚麼話，二嫂叫二哥來勸我的嗎？」鄭時連忙搖頭，笑道：「豈由此理。不但你二嫂不敢對我說這類話，就是三弟媳又難道肯拿這類話向你二嫂說麼？」張文祥緊接著問道：「然則是二哥親眼看出無儀甚麼情形來了麼？」鄭時道：「你知道的，我生平的大毛病，就在好色。因為好色的緣故，和女人親近的時候居多。因親近得多，對於女人的性情舉動，也揣得很透澈。我眼睛裡三四年來所見的少年夫妻，其和好親熱如膠似漆的，必是男女的身體強弱相等，性情靈活也相等的。聰明強健的丈夫，沒有親愛愚蠢衰弱婦人的。反轉來，婦人對丈夫也是一樣，少年夫妻不和好，不是一邊的身體太衰弱，便是一邊的性情太古板。總而言之，九是由於情慾上一方太過，一方不及。若兩邊能如願，夫妻就沒有不和好的了，你對三弟媳，自成親之日起，到於今舉動言語都無改變。只是我細心體察三弟媳對你的神情，就彷彿一日冷淡一日，不似成親時那般親切了。」

張文祥笑道：「我倒不曾在她身上留心，不覺得她冷淡，也不覺得她親切。二哥既看出她對我冷淡的神情來了，卻教我有甚麼法子又使她親切呢？」鄭時笑道：「你我做丈夫的，也得代她們做女人的設想設想。她們終身所依賴的，在兒女未成立的時候，就只能依賴丈夫。若丈夫不和她親近，她終身的快樂便保不住了，她心裡安得不著急呢？只要你做丈夫的肯體貼她，親熱她，除了生性下賤，不顧名節不知廉恥的女子而外，決沒有不體貼丈夫親熱丈夫的。」張文祥也搖頭道：「這只怪我的生性不好，從來拿女子當一件可怕的東西，不僅覺得親近無味，並時刻存心提防著，不要把性命斷送在女子手裡。我未嘗不知道這種心思，只可以對待娼妓及勾引男子的卑賤婦人，不能用以對待自己的妻子，無奈生性如此，就要勉強敷衍，也敷衍不來。我這頭親事，原是由二哥二嫂盡力從中作成的，我自己不曾有過成立家室的念頭。二哥方才勸我體貼親熱的話，我也知道是要緊的。但我仔細想來，即算我依從二哥的吩咐，從此對無儀，照二哥對二嫂一樣，無儀心裡自是快樂。不過我為圖她快樂所受的委屈，就真是啞巴吃黃蓮，說不出的苦了。何況在我這個生性不會體貼不會親熱的人，縱勉強做作，能不能得她快樂，還不可知呢？我想與其是這般兩邊不討好的延長下去，不如仍由二哥二嫂作主，另物色一個好男子...

鄭時不等張文祥再說，急伸手去掩著張文祥的口，說道：「這不像話，快不要如此亂說，便是這般存心也使不得。休說無儀是你很好的內助，你不可胡存這駭人聽聞的念頭。就是無儀的德、容、工、貌都很平常，只要她沒有失腳的事，你也不能這們亂說。你非不知道她姊妹都是詩禮之家的小姐，這話若傳到她姊妹耳裡去，你試代她們著想。寒心不寒心？」張文祥道：「我並不是胡亂說的，二哥既以為不能這們做，我只好依二哥的話，此後凡事將就她一點兒就是了。」鄭時喜道：「好嗎，夫妻間很有一種樂趣，非做丈夫的凡事將就妻子，這種樂趣便不能領會。你依我的話，將來嘗著了這種樂趣，還得向我道謝呢。」張文祥不說甚麼，自悶悶不樂的走開了。

過了幾日，張文祥忽於無人處對鄭時說道：「我們山遙水遠的來依靠大哥，到這裡也住了幾個月了。初到時還見過幾次面，近來簡直面都見不著了。他口裡雖道竭力設法安插我們，心裡不見得有這一回事。我想久住在這裡也無味，我們原不是為官作宰的人，娶了個官家小姐做妻子，已經是不相匹配了。再加上久住在這種富貴的地方，使他們終日和一般驕奢淫逸的姨太太住在一塊兒廝混，把兩個眼眶兒看得比藍盤還大，將來一定有不把我們這些窮小子看在眼裡的時候。我想不如趁早離開山東，去另尋事業。不知二哥的意思以為如何？」

鄭時笑道：「三弟的性情，還是這們躁急。你不知道在官場中誤差候缺的人，每日得上衙門鑽營巴結，無所不至。常有候到幾年，還候不著一點兒差事的。我們在此地才留了幾個月，也並不曾去巴結人，向人求差事，怎樣就著急要去另尋事業呢？我並不是貪戀這地方，且圖一時的快樂。我們既是在幾年前便動了這個想混進官場去的念頭，好容易才得了這條門路。你不要把這條路看輕了，尋常做官的人，花多少萬銀子，還趕不上我們這種際遇呢。」

張文祥見鄭時這們說，沒話回答，只低下頭象思索甚麼。鄭時道：「我料著你說這番話的心事了。你必是因三弟媳近來終日和大哥的幾個姨太太在一處廝混，你覺得對你益發冷淡了，由這一點原因就動了率着離開此地的心思。我料的是與不是？」張文祥面

上透著不耐煩的神氣，說道：「這倒用不著說了，我當日在四川的時候，看了那些督撫司道的排場，只覺得做官的快樂。於今來這裡住了些時，才知道做到督撫司道的人，都已受過大半世鑽營巴結的苦了。我生性不慣巴結人，將來有無給我快樂說不定，此時的苦我便已不能受了。並且我自知是個粗魯人，就有官給我做，也幹不了。二哥不妨在此多住些時，我打算動身去湖南走一趟。我已有多少時候不見我師傅了，心裡思念的很切。」鄭時問道：「你去湖南，來回大約須多少時日？」張文祥道：「好在此刻比當年了，此地沒有少不了我的事，來回的時日不必計算。」鄭時道：「這使不得，三弟不能就此撇下我，自去另尋生活。我也不是貪圖富貴的人，若此地實在不能混了，要走得大家同走。我勸三弟暫且安住些時。我明、後日上去見大哥問他一個實在，他沒有你我放在心上，言語神氣之間是可以看得出的，且待見後再作計較。」張文祥點頭道：「我等候二哥便了。」

次日，鄭時照例坐在西花廳裡看了一陣書，覺得心裡有事看不下去。他的書籍，原是安放在他自己臥室裡的，就捧了這本書回房，安放在原處。一看柳無非不在房中，料知又是被幾個姨太太邀到上房裡閒談去了，心裡登時轉念道：「我何不趁這時候去上房裡找大哥談論一回。三弟是個生成的急猴子性格，談論了一個著落，免得他在這裡等得焦急。」想罷，即反操著兩手，一步一步踱進上房的院落。平時這院子裡照例有幾個伺候上房的人坐著，聽候呼喚傳達，此時卻靜悄悄的，一個人影沒有，一點兒聲息也沒有。鄭時並不躊躇，仍是一步一步的踱上去。剛踱近上房的窗格跟前，耳裡便隱約傳進了一種氣喘的聲息，這聲息不待審辯，就能聽出是有人在房裡白晝宣淫。

這聲息若是傳進了張文祥的耳裡，必立時退出去，連呼晦氣。無奈鄭時也是生性好淫的人，聽了這聲息，心中就猜度這行淫的不是別人，必是馬心儀和最寵愛的六姨太。難得有緣緣遇著，何不從窗格張望張望，畢竟是何情景？不張望倒沒事，這一張望，卻把一個足智多謀的鄭時氣得發昏。和馬心儀行泄的，那裡是甚麼六姨太，原來就是他自己最寵愛的柳無非。當時看了柳無非的醜態，不由得氣的舉手打了自己一個耳光。知道若被馬心儀看見了，必有性命之憂。不忍觀看，也不敢再看，連忙三步作兩步的退了出來。仍從臥室裡取了一本書，坐在西花廳裝做看書的樣子，咬牙切齒的心裡恨道：「我真瞎了眼，人面獸心的馬心儀，我不曾看出來；水性楊花的柳無非，我也看不出，拿她生一個義烈女子。怪道他近來每夜說身體疲倦，上床就睡著不言不動。我還心裡著急，以為她身體虛弱，慾念淡薄，打算找一個名醫來，替她診治診治，誰知是這們一回事。」

鄭時獨自越想越氣，恨不得拖一把快刀，即時衝進上房去，將馬心儀和柳無非都一刀殺死，再回刀自殺。但是立時又轉念道：「我與柳無非原不是明媒正娶的夫婦，亦船上乘她之危，將她輕薄，因此勾的她上手，這樣配合的夫妻，原來是靠不住的，她若是一個三貞九烈的女子，更不應胡亂在船上許我親近，這事只能怪我自己不好，所謂悖人者悖出，我不值得因此氣忿。為這種淫賤婦人，送了我的性命，便是不值得了。就這回的情形看起來，不待說兩姊妹都被這淫賊馬心儀奸占了。我真被鬼迷了眼睛，前日還竭力勸三弟親近那淫婦，為今之計，除了我和三弟偷逃，沒有別法，不過我和三弟忽然棄眷潛逃，在別在不知為的甚麼，那淫賊心裡是明白的，那淫賊既懷著鬼胎，又知道我和三弟的履歷，未必不想到放我們逃了，不啻留下了兩條禍根。那時為要免他自己的後患，即不能不借著四川的事，破險緝拿我們，使我兩人到處荊棘。也是不好過活的。待借故帶著兩個淫婦走罷，姑無論沒地方可走，那淫賊也決不肯放。那淫賊是何等機警的人，一疑心被我識破了，便是危險。」鄭時如此翻來覆去的思量了好一會，一時委實想不出兩全的方法來。

正在悶悶的難過，忽見張文祥興匆匆的走了進來，笑道：「可惜今日二哥不曾跟我出去。我今日連遇著兩個異人，都是尋常不容易遇著的。」鄭時勉強陪著笑臉，問道：「兩個甚麼樣的異人，你如何遇著的？」張文祥吃驚似的在鄭時面上打量了兩眼，湊近身坐下來，問道：「二哥身體不舒服嗎？面上的氣色很不好？」鄭時搖頭道：「沒有甚麼不舒服，只心裡覺得有些悶罷了。你說你所遇的異人罷。」

張文祥見鄭時說沒有不舒服，便又鼓起興致來，說道：「我今日出衙門去街上閒逛，信步走到一處，只見前面一個癆病鬼也似的人，穿著一件破爛不堪的衣服，低頭曲背的向前走。那走路形象，一歪一扭的，簡直是一口風來就得吹倒的樣子，左手提了一根尺多長的旱煙管，右手擎著一個酒葫蘆，邊走邊用嘴對正葫蘆，仰面咕羅咕羅喝下酒去。喝了這口酒，又將旱煙管送到嘴邊呼呀呼的噓幾口煙。是這般怪模怪樣的走著，引得滿街的人都笑嘻嘻的看他，他彷彿全不覺得有人看了他好笑，只管偏偏倒倒的一面噓煙，一面喝酒。許多過路的見了，多停步望著他，也有好事的，跟在他左右背後，和看甚麼新奇把戲一樣。我正是無事出來閒逛，見了這般怪物，不知不覺的也就跟在他後面，看他究竟是個幹甚麼事的，跟過了一條街，只見他轉身走進一條狹巷子裡去。

剛走迸巷口，忽然迎面來了一輛騾車，那騾車因是空的，行走的很快，騾夫更在將出巷口的時分，催著那騾快走。不提防湊巧這怪物迎面走進來，一時收韁那裡來得及，騾頭不偏不斜的正與怪物撞個滿懷。騾夫只嚇得哎呀一聲大叫，以為這一下撞出大禍來了，跟在背後的人，也都齊聲叫不好了，連我也吃了一驚。再看那怪物真是作怪，經騾頭那們一撞，倒撞得不歪不扭了，身體都不曾向後仰一下，只立著屹然不動。葫蘆口正對著嘴邊喝酒，並不因騾頭撞過來停止不喝，咕羅咕羅喝下了酒，一面提早煙管往嘴邊送，一面仍舉步向巷裡行走。

這條騾子就走了倒運了。騾頭抵著怪物的胸膛，怪物向前行著，騾車便被抵得向後倒退，騾子大約被抵得不忍痛不住，弓著背屈著頸亂跳起來，牽連得騾車一掀一落。若不是在狹巷子裡，早已翻倒在一旁了。騾夫也驚得出了神，不知待怎樣才好，委實奇怪。那頭騾子雖是弓著背亂跳，騾頭貼在怪物的胸膛，就和有膠漆黏著的一樣，無論如何跳，總是貼著不能離開。騾子亂跳的時候，怪物就立著喝酒。騾子一停腳，怪物又銜著煙管前行幾步。是這們一停一走的約有□來次，我們看的人都擁進了巷口。大家吼起來大笑。騾夫在這時方才明白，知道得罪了這怪物，非陪禮軟求是不得了的。也顧不得騾車翻倒，慌忙跳下地來，搶到怪物跟前，屈膝請了個安，哀求苦告的說道：「求爺爺怨小人粗心，小人實在不知道爺爺在這當兒走進巷口來。」怪物見騾夫這們哀求，才慢慢的順過臉來，說道：「你們趕車的，在轉彎抹角的地方，照例是應該催著騾子快走的麼？」騾夫還不承認道：「小人並不曾催著快走，求爺爺饒恕。」那怪物一聽，也不開口，銜著煙管向前又走了幾步。沒有騾夫在車上，車輛更掀簸得厲害了，嚇得騾夫雙膝跪下來道：「是小人該，是小人該，千萬求爺爺不要再走了。」怪物遂止步用旱煙管指著騾夫，說道：「你們這類東西真該死。幸虧今日撞的是我，若換上一個年老的或小孩，便不撞死也得踏死了。你們下次再敢是這們胡衝亂撞，就休怨我不容情啊。」說著，身體一偏，又是歪歪倒倒的走過騾車去了。

「許多看熱鬧的人，也有想再跟上去的。無奈那輛車塞滿了一條狹巷，擠不過去，只得退出巷口，讓騾車走過。我知道這是個異人，有心想結識他，便不肯跟著大眾退出來，側身從車旁竄過去。看那人還在前面，我想趕到他前面，看看他的容貌。但是趕到了他背後，正打算從他身邊搶上前去，他卻不先不後的將身體向這邊一歪，恰好擋住了我的去路，我以為他走路本是這們偏偏倒倒的，偶然倒在這邊，我搶那邊過去便了。等我剛搶到那邊，他就和有後眼相似，又不先不後的倒向了那旁，又是恰好擋住了我的去路。我還不覺得他是有意的，直到連搶了□多次，無論我用甚麼身法，他只輕輕的一歪就擋住了，我才知道他是存心與我開玩笑，只得立住腳待開口問他的話。他已回過頭來望著我，說道：『你到底為甚麼事，只管在我背上左一下右一下的這們撞，我一立著不動讓你過去，你倒也立著不動，不是存心開我的玩笑嗎？你要過去就快過去罷，我的頭都被你撞昏了。』」

「我見他倒來是這般責備我，不覺好笑道：『我如何敢和你老人家開玩笑。我在各地遊行，本領高強的人也會了不少，從來沒有見過象你老人家這般高強的。我心裡佩服極了，願聞尊姓大名？』我在說這話的時候，一面留心看他的面貌，那副臉嘴，可是丑得怕人。面盤瘦削得不到一巴掌寬，皮色比剝了皮的南瓜還要難看。頭髮固然是蓬鬆散亂的，連兩道長不過半寸的眉毛，也是叢叢的如兩堆亂草。兩眼合攏去只留兩條線縫，鼻孔朝天。一張闊口，反比尋常人口大一倍。口角在兩腮上，倘出訂多涎來。聽了我的話也不回答，好像已被酒醉得迷迷糊糊的神氣，胡亂將頭點了幾點，掉轉身軀就走。旋走旋舉起酒葫蘆在頭上敲著，口裡怪腔怪調的不知唱些甚麼。我心想這人必非瘋顛，也不是喝醉了酒，大概是裝成這個樣子，以免有人看出他的行徑。我已經請教他的姓名，

不肯回答，就再追上去問，照這情形看來，也是問不出所以然的。不如且緩緩的跟著他走，看他走到甚麼所在停留？知道了他停留的所在，就好去從容結識他了，隨即遠遠的釘在他後面。看他走進關帝廟裡去了，我也跟進廟去，只見他已頭枕葫蘆，鼾聲動地的睡在廟門簷裡。我找著廟祝打聽，據說，已在那廟門簷裡睡了半個月。有時整日的睡著不動，有時日夜不睡，擎著酒葫蘆喝個無休無歇。我打聽了走出廟門，因關帝廟已告近鄉村了，心想索性到鄉村裡玩玩，打算玩一會回頭，再到關帝廟裡去，看那異人醒也沒醒。

「主意既定，照著一條小路信步走去，約莫也走了三四里，只見一個年約二□來歲的後生，挑著一副豆腐，從一個小山上走了下來。我看那後生就覺得可怪：皮膚白皙，面貌姣好如女子，完全不依鄉村裡賣豆腐的人。並且身穿一件長單衫，腳上穿著鞋襪，也不像一個賣豆腐的裝束。我在這邊打量他，他的一對眼睛也不住的打量我，只望了我幾眼，就折身走過那邊去了。我心裡揣測這後生多半是世家子弟，原是讀書的，只因家業衰敗了，不能安心讀書，沒奈何挑了這擔兒販賣豆腐。讓我去問明他，湊這們幾□兩銀子給他，那他便不愁無錢讀書了。我心裡這們思量著，就提步追上去。我與他相離雖不甚遠，只是那後生的腳下倒很快，我就放緊了腳步追趕，總相差一箭之地，追趕不上，不由得詫異起來。暗想：我自問腳下不慢，怎的他挑著擔兒從容行走，我倒追趕不上呢？難道這後生也是個異人嗎？不相信山東有這麼多的異人，偏在一日遇著了，倒得盡我的力量追他一回試試看。遂提起精神來，施展生平本領向後生追去。並不見後生奔跑，約莫又跑了二三里，忽見前面有個村莊，後生挑著擔兒走進莊子裡去了，我這時相隔還有一箭遠近。心裡已斷定這後生決非尋常人物，估量他既進了村莊，是不難與他會面了，仍不停步的走著，再看從莊子裡突然跳出三條極雄壯的狗來，只略吠了兩聲，即同時對著後生猛竄過來，竄的比後生的頭還高……」

張文祥說到這裡。柳無非姊妹同走出花廳來，笑問：「甚麼事說得這們起勁？」便把張文祥的話頭打斷了。不知那後生怎生對付三條惡狗！且待下回再說。